

十一

御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集卷五

雍虞集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
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
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
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
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
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
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
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時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只爲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皆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祿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平象數之通變奇而不
繁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
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
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
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
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
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
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
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
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
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
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憚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
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間流者則何有哉昔邠子有言曰學
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
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
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二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故禘取爾雅儀
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
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
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
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
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畫帶之士坐誦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二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夫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特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完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上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勗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
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
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
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儼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
顯且二三百百年豈偶然乎蓋又問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盍刻而廣之也做曰諾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卅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籀文九千試入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中興篆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者為繫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季之舊考辨推克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夾際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

三世所著六書放六書之外設疑一

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

著六書統以詔書刻之尚方多出已意篇帙浩繁刻梓在尚

方孝者莫之能究觀焉備余氏嘗又以意篇帙浩繁刻梓在尚

法背俗乘筆操觚者要資檢閱而偏旁與密不可究尋求一字往

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詰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番易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時豫章能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為俗隸媚好及病之乎於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真篆者有益欲為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二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二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為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二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難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
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
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豳民之詩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
嘗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
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
涵養其德性復游厭飲詠嘆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 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真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踈或諺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謚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
以爲闡在山海之間豈無各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
之乎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
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
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未奉 旨閱海
貨於泉商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敷歷
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
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
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一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
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
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
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
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
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
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

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
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
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夫元興萬壽宮任持 勅賜虛白
先生陳寶琳既以

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
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
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
思慮之懇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閱不如見於咏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逢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比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糾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與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而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一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邈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塾齋季公受知於信齋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歟歷臺省警輿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隔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聖朝文章人物之故其必於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
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
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
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
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
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抑者矣是故有
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
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
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
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達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
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
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
危太僕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
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
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
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
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
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
學詩於樵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父然後世慮銷歇得
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
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

所存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與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調味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竟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覩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旣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

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僕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間於雅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蜀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溯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師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

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
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
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
嘗與蜀學者史君乘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
歸歟天幸不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
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
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束於三峽出夷
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
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
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持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
懂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
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瀾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
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絀於夷陵而大名在
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
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
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
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
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
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
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掇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實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鄒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遺言於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藁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
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
為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
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
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
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
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此學親聽其講
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
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貴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
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
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
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
川以平章留樞筭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
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
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
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
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
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於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
之來得相從者二稔焉我先人涪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
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中旨還
朝先人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脩行
無食頃不相來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
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
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
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
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
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曾男子者先生絕袖
挾關而走失道墮言已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
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曰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
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世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
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幸薄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情才懿學再世積累既
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
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
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
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
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
子之澤哉子行矣余特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
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
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
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
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
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
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
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
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
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
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
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
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國朝之初
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
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槩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筆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褰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將易師文著一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襍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自其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爲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凡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奏劉聞 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鳴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有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殿食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奉 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甯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

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後贊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必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家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洽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

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詎
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
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徂
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涑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
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
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
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
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
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
數經濟泗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
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
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
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
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
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類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
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
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
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尚論先
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
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

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圃文章爲鼓吹老亦奔去顧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敢擬於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圃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坐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來晚平無所

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

於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

廟者慶曆從官莆田陳氏

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

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

丁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

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

去公約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

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

世矣又聞王歧公子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

李氏家又得柘木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

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旦

安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

書

善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閔睢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求言声依永律和声盖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声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盖其進反之間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依其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予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盖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曠昔爲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歸田集七

雍虞集伯生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渟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代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闔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矐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靈臺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年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書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

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漢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耳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宋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泚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女媮匿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遠使有志有爲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知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出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書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覆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刻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間聞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者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滯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酌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 宣至意自容被抵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也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李公甫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二十卷其家既毀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二十卷曰續藁既成帙而歿後二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開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
續纂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
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
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
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
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置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
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
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
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
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終史有所俟
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
誌言其冬間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
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
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
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
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步其境瞻望悽愴豈
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
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顛民至予會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
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
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晷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
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
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
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
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孝嘗
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散還也然
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
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
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
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
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
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
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孝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
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清才思寓諸吟咏
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
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
說登高能賦其一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
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
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
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
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佐郡臨
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
者之效焉旣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海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 明聖之心於賦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蘇然有稱於當世五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曰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澗谷居愧藁序

澗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季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澗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幾冠褰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澗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州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 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爲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
餘年翳草萊故國立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
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
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
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塗守覃懷薛公起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爲太子贊善終不爲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蕭軒臨川吳先生皆至一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至正風至渥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儀者善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書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舉者子孫世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豪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爲勸序是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恭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爲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爲譜錄梓墓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其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其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負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
官生南陽府判官其子四人益某某其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摠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揚
氏自唐叔虞爲諸侯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揚而受氏漢初
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爲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實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
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之父違也今則不然薄
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孚浹癢痲疾痛無
不畢達綏輯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
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
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
接父之仕國家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
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
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之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富庶淆襍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孽牙撓撓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愚從其欲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揅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三十三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歸田藁八

雍 虞 集 伯 生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旣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于祿仕欲其脩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旣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旣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出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求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澤之傳彬彬然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
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摯御而不置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
自許招徠才俊採摛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二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二年其子如璣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習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某獨

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 聖子神孫繼 承 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閑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博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羊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軋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叅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竈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
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癸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
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
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癸君召
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二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
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
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
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
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各位之著慨
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
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詎嚴辭直而理勝其有
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減則有神
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
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于德劭以爲公所著述
甚多遭靖康建炎其久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
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
未進士熊燿宰番陽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爲刻梓而傳之昶
爲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濟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
三舍法公自縣宰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
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
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宰以幸孝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慶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會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 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 朝奉大夫云松溪佳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 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止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爲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

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
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皇帝曰千
百人中得一范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
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較其
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
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
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
明詔適下其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畧聞
其議論之未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
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
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
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
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
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
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
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
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旣較而復
興 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若病衡茆無
復聞其萬一徒以書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
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
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旣而又
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

皆要言也 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
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樂也所恨者
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
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書黨之
士其為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
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二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
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為樂友觀其退處
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康長而和敬
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
詩獨數二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於季之以恩
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
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
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瀟瀟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
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
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兩科而復二則人才彬、大出
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
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
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
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
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
則區二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
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亦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二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取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入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文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

驕秀欲誰裁

臨川經學滿前脩奉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曾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二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間其學所從出則嘗從平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具公以頌稱之首爲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乎夫

爲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溪而亦或以平川
漫澤紆餘清冷以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
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故仲得此於
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著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
書自以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象體發仲之詩
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書晚歲是驥三雨視茫三也山水之
間躋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聽物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
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事故爲題其善爲端云至元臣卯
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雨歸中表谷石在巖然獨存
者唯晉溪山翁一人而已聞者食之無以爲樂恬憺之極賦
詩以相娛友人易潛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
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
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
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
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
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
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
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
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
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
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
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
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
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
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
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
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
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
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
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爲
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送李棟伯高序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
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
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乎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
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乎有文墨之契焉試以吾
言而論之乎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
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
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
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
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關之護
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
於乎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獨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誠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
行其與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凡二黍苗陰雨
膏之膏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凡二檟櫟新之類之言
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藁藁蒼蒼二白雲為
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速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
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糜出真見而無苟
從端慙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襟著本理而敷宅詩
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
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
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
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厲已者
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
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
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剗則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
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茲慝止暴亂以
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
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
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
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眾
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循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湏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診脈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

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
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
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
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
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
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
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
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二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游
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
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
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
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
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
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
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
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
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
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
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
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容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替其畫而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兩賜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

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泚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孝而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李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寶竟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雷澤字師舜毫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可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爲儀於

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九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富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蒼之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倅貳參佐皆以爲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

師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孳詣相山期三日之日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數已感雲滃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贖而還雷隱々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率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椽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如金科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用之錙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抵掌捥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游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曾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入矣予嘗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以及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

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舁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鬻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恃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為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間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以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

以為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據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為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也予

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入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十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卒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無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文字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文字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

繼循軌轍庶無他岐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弊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文也取論語孟子大孝中庸集註章句二而誦之字二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晝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彙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襍而少廢也懼夫獨守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

是以一鄉之孝者於其鄉先生二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孝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二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

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自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孝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孝者無疑也是以有鷺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一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孝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

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二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為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李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李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畧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李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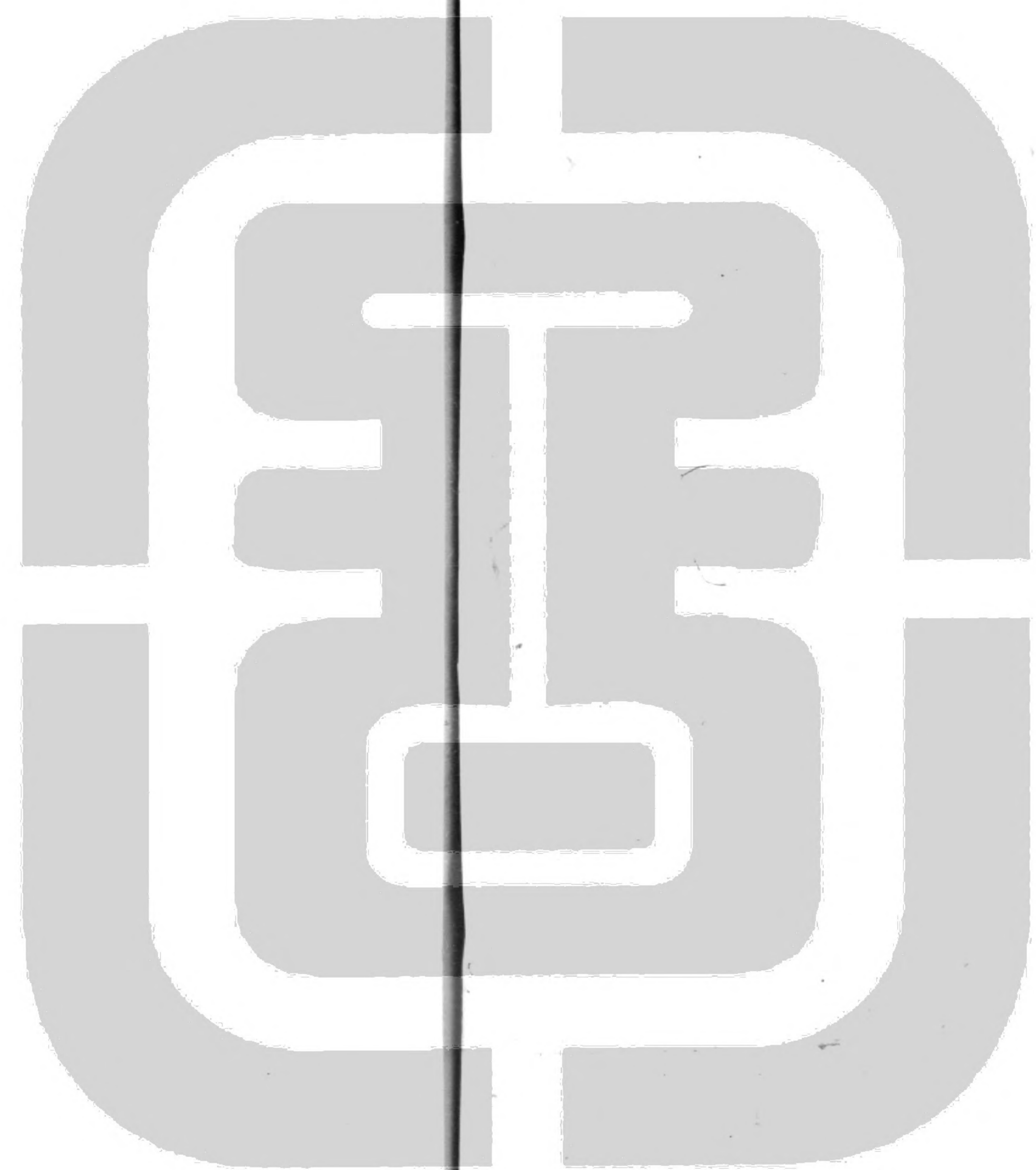
不出戶庭而得交賢雋於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一君子且余嘗用之愛其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北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為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者上進果稱

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鬱二不見采者久矣一日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者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聖經